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灵魂的未来

西 渡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灵魂的未来

西 渡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未来/西渡著. 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5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ISBN 978-7-81091-948-7

I. 灵… II. 西…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711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38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新诗理论研究

新诗到底是什么	
——废名新诗理论探赜	(3)
林庚新诗格律理论批评	(42)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53)
翻译·创作·民族性	(69)
字思维、传统与新诗现代性	(91)
我的新诗传统观	(100)
新诗的由来	(104)

批评与观察

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	
——试论 1960 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	(115)
独自前行的“90 年代诗歌”	(135)
诗人与批评	
——《访问中国诗歌》编后记	(138)
《先锋诗歌档案》前言	(141)
当代诗歌的二元性	(144)
诗人归来	(146)
关于姜涛和蒋浩的诗	(153)

诗与北大

——1980年代：回忆中的诗歌盛筵	(157)
在燕园歌唱	(163)
《北大诗选 1978—1998》跋	(165)
《太阳日记》编后记	(168)
海子《弥赛亚》中的陌生老人	(170)
读海子札记	(180)
海子诗歌的异文及佚诗	(183)
为海子一辩	(193)
诗人与生活	

——纪念戈麦：2005年12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197)
-----------------------------------	-------

我的诗观

关心灵魂的未来	(203)
诗歌作为理解的力量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的发言	(206)
诗歌失去魅力了吗	(209)
诗歌是可能的吗	(212)
我的诗观	(216)
诗的起源	(219)
为诗而醉.....	(221)
无诗的人生是贫乏的	(223)

答 问 录

回答七个问题	(229)
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	
——答《诗潮》	(232)
诗歌是一种治疗方式	
——答《诗选刊》	(236)
诗歌对我们有不朽的爱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241)

观念·情感·艺术

- 政治抒情诗教学访谈录 (250)

读旧诗札记

在山泉水清

- 从《诗经》到魏晋南北朝 (259)

- 唐诗:不朽的青春之歌 (262)

出山泉水浊

- 唐宋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265)

在经验和形式的独木桥上

- 宋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轨迹 (269)

外国诗人和作品研究

跨越时代的歌唱

- 圣-琼·佩斯其人其诗 (281)

徘徊在明亮与灰暗之间.....

- 弗罗斯特论 (289)

“汹涌不已,永远升腾又降落.....”

- 试论惠特曼诗歌中的节奏与韵律 (299)

生活的永恒激情

- 茨维塔耶娃论 (310)

- 附:致茨维塔耶娃 (324)

- 《名家读外国诗》编后记 (332)

诗歌文本细读

- 怎样阅读一首诗 (337)

- 《西洲曲》叹赏 (345)

- 析李商隐《常娥》 (355)

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

- 穆旦《诗八首》解读 (357)

- 好诗与坏诗的距离 (383)

析江河《星星变奏曲》	(386)
犹如从半空落下	
——析多多《冬夜的天空》	(390)
战争、牺牲与爱情	
——读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	(394)
时间中的远方	
——解读张枣的《镜中》	(397)
析臧棣《新建议》	(407)
后 记	(419)

新诗理论研究

新诗到底是什么^{〔1〕}

——废名新诗理论探赜

新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假问题。诗歌是什么,新诗也就应该是什么。但是新诗自诞生以来,它作为诗资格就一直存在疑问。直到今天,新诗仍然面临着是不是诗的质疑。这是因为新诗的存在冒犯了众多批评者心目中某个不成文的诗歌标准。因此,新诗要想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就必须从理论上驳倒这个诗歌标准。事实上,只要稍予考察,我们就清楚那些对新诗感到无端愤懑的批评者,其心目中怀有的这个诗歌标准并非来自对诗歌本质的洞察,而是源自中国传统诗歌在其诗歌阅读经验中的感性积淀。也就是说,新诗被指责为“不像诗”并非因为它违背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不像旧诗。新诗是不是诗的问题,实际上在广泛的程度上涉及一个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这里自然牵涉到新诗和旧诗的宿怨。新诗在其诞生伊始就是通过对旧诗的否定来确立其存在的依据的。在新诗的初创阶段,旧诗正是新诗的正面对手。旧诗如此,新诗乃如彼。这是胡适创立新诗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逻辑。新诗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2〕}。这样的动机,在新诗运动初期针对旧诗的爆破战中是相当有效的,为新诗迅速赢得了同情和支持。但是一旦进入建设阶段,胡适以其“八不主义”为中心的“新诗学”就显出了其粗陋的一面。实际上,其中足以引为新诗“诗的建设”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嗣后,郭沫若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3〕},以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提出“格律

〔1〕 本文首次发表于《新诗评论》2005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题“废名新诗理论探赜”,略有删节。全文首次发表于《名家读新诗》,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版。

〔2〕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81.

〔3〕 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43.

化”，初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提出“纯诗”概念，正是感到了胡氏“新诗学”在实际写作中的不敷应用，而想为新诗提供新的理论工具。这些主张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使新诗成为诗。如果说胡适的新诗主张的核心命题是“新诗不是旧诗”，那么后来这些主张的核心命题则变成了“新诗不是旧诗，但它是诗”。这无疑是对胡适新诗革命理论的重要补充，而且它们确实也在各自的层面上涉及了诗所以成为诗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并没能从胡适的否定逻辑以外为新诗确立新的理论根基，尤其是在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甚至从胡适的立场上有所后退，“新诗是诗”某种程度上被演绎为“新诗和旧诗都是诗，故而新诗和旧诗是相通的”。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对新诗和旧诗的性质没有明晰判别的前提下讨论它们之间的相通，极易将二者等同而模糊新诗自身的性质。在新月派的理论和创作中，都有一种“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1〕的倾向。象征派诗人中也有某种试图沟通东西方诗歌的模糊的意识，认定“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2〕。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在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上做出建设性的回答，为新诗确立自身的诗学身份的不是哪一位新诗人和新诗批评家，而是友情客串新诗的著名小说家废名。废名在1934年11月发表于《人间世》第15期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然而对新诗的实际进程却影响有限的观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3〕。同一时期，废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诗课上，围绕上述观点，对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新诗写作的方法、新诗和旧诗的关系、诗人身份等一系列问题均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我以为，废名对这些问题极富创见的回答，对于我们今日回应某些人士对新诗的责难，对于我们认识新诗的性质和前途，乃至我们今日的实际写作仍然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它们是废

〔1〕 石灵. 新月诗歌[J]. 文学. 1937, 8(1).

〔2〕 李金发. 食客与凶年·自跋[M]. //李金发诗集.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435.

〔3〕 废名. 新诗问答[M]. //废名. 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11~212.

名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诗学遗产。

1

胡适的新文学革命理论对旧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全面诘难。在形式方面,胡适把用典、对仗、模袭古人、语言陈腐、不讲文法作为旧文学的主要罪状;在内容方面,把“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列为“吾国文学三大病”。然而就诗而言,胡适的批评看似火力很猛,准头却显得不够,远未能完全摧毁旧诗的阵地。在形式方面,胡适的批评没有超出诗的技巧范围,因而在细节的纠缠中磨钝了批评的锋刃,并未能触及形式问题的实质。在内容方面,他的批评同样失之空泛,缺少理论的穿透力。最大的问题在于,从胡适的批评中,我们并不能对旧诗和新诗性质的异同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胡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中隐含的“白话中心论”也给新诗人们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只要采用白话,旧诗的种种顽症就霍然不治而愈了。在胡适那里,白话本来是作为输入新思想新精神的语言工具引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工具却演变成了目的,“文学革命的第一步”被简化成了最后一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直把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汉朝,看起来似乎是在为新文学张本,实际上却模糊了新文学自身的性质。如果白话文学是古已有之,那么新文学的立足点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对新诗来说尤为显得尖锐。如果旧诗人们也能把白话诗做得很好,那么提倡新诗是什么意思?新诗存在的依据在哪里?新诗之“新”又体现在哪里?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那么新诗就很难有一个可靠的前途。实际上,确有很多初期的白话诗人不久就走了回头路,重新做起旧诗来。其中缘故确实颇堪玩味。我以为,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初期的白话诗人大都和胡适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新诗的性质。他们以为新诗之“新”不过在白话,所以趁着年轻时候的一股新鲜劲儿玩过一阵,不久也就厌倦了。按照这样对新诗的理解,单单在白话一方面下工夫,实际上还是在旧诗的性质范围内翻筋斗,结果自然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旧诗在它自己的性质范围内,实在已经把一切花样都玩遍了。很多初期的白话诗不过是把旧诗的意思用白话改做了一遍。而由于这个白话的形式和旧诗的内容在性质上并不协调,结果好像小脚女人穿高跟鞋,总给人一个别扭的感觉。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在旧诗中既难有自己的位置,又不具备新诗的性质。

质,其文体特性也就很模糊。对新诗能否成立的怀疑也因此而起。这个感觉,在读者是如此,在作者也不能不有所自觉。所以,与其“新瓶里正卖的是旧酒糟”(废名语),还不如索性回去做旧诗,倒能落个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胡适针对旧诗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要须作诗如作文”〔1〕。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问题的实质。旧诗正是在诗的文字的束缚下一步步失去它创造的活力的。所以,废除这个“诗”的文字,采用正常的散文的文法,正是解放诗歌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环。胡适看出了“诗之文字”存在的流弊,而且提出了一个对新诗来说非常重要的观念:“‘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2〕但是,这里还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新诗的性质要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新诗才能真正创造出有别于旧诗的“新”的“诗”。但是正是对这个重要前提的认识,胡适和初期的白话诗人仍然是盲目的。事实上,为了摆脱“诗的文字”的束缚,在旧诗自身的传统中已经发生过多“以文为诗”的努力,在宋诗中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倾向。所以,如果新诗不能在此之外获得一个新的动力,“作诗如作文”的结果并不能越出宋诗的范围去。胡适以为这个新的动力在白话,所以把新诗的宝儿全押在白话上。这回他赌输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药方本身很快倒成了妨碍新诗进步的一个祸根。问题正是出在胡适和初期白话诗人对新诗性质的误认。胡适本人不能算是一个十分敏锐的诗人。从他对元稹、白居易一派旧诗的推崇中,不难看出,在他的诗歌观念中存在很多模糊含混的地方。他对旧诗的诘难并不是对旧诗性质的整个否定,他所排斥的只是旧诗一部分“诗的技巧”(譬如用典,譬如语言的不通俗,等等),而元白一派的通俗作风却颇为他所欣赏,并进而把旧诗中的这一派认作了新诗的前驱。他看得出“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是“诗的文字”,却看不出“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枯藤老树昏鸦”、“鸡声茅店月”这些也正是诗的文字。在这个认识前提下谈“作诗如作文”,确有一个把新诗做成“白话韵文”的危险。从文学史看,主张

〔1〕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72.

〔2〕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73.

用白话写诗,从唐朝的寒山和尚到清末的黄遵宪可说早有其例。然而,无论寒山和尚还是黄遵宪都没有能够写出一种“新诗”。这正如废名所谓,“他们用白话做诗,又正是作一首旧诗”〔1〕。所以,这个本来用以救旧诗之弊的药方,由于大家并不明了新诗的性质,在实践中把“作诗如作文”变成了“作诗乃作文”,新诗几乎失掉了“诗”的依据。可以说,在废名之前,新诗革命的理论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新诗之成立与否在作者和读者两方面也都还是一个疑问。到新月派提出格律主张,新诗实际上已经面临一个失去势头的危险——它已经感染上旧诗形式主义的顽疾,在一些诗人的笔下已经重新开始借用旧诗的辞藻和情调了。

对中国新诗来说,废名于1930年代中期陆续发表的批评和诗论实在是一剂及时的良药,它不仅爽快利落地回答了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问题,而且回答了用白话如何作诗的问题。新诗从此开始走出一直以来面临的理论困境,它的发展也由此获得了新的可能和动力。废名诗学理论的核心可以简捷地概括如下:新诗不同于旧诗,但这个不同不在于是否用白话写作,也不在于其形式是否符合格律,而在于诗歌的内容;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内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形式。这是第一次从性质上对新诗和旧诗做了严格的区分,可谓一举为新诗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废名的观点表面看来没有那么激进,却从根本上清除了旧诗借助其文学史优势对新诗构成的威胁,为新诗的发展拓出了广阔的空间。而对旧诗来说,废名的观点甚至比胡适的观点更具有颠覆性。废名对旧诗形式的价值作了肯定,而同时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旧诗内容作为诗的价值。在废名看来,旧诗之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徒具躯壳的形式”乃是必然的,它是旧诗的本质所规定的。事实上,旧诗从屈原开始就有一个修辞化的倾向。只是在屈原那里,由于存在一个强烈的主体形象,而且他所表现的内容距离他本身的生活并不远,这个弊病没有发展到那么突出。而旧诗自齐、梁走上骈俪化的道路,沈约创“声病说”以来,它的这个修辞化的倾向可以说步步加重,至于近世,诗歌写作完全成了“按谱行事”的功课。新诗如果照旧沿用旧诗的思路,不从根本上和旧诗画清界线,即使用白话写

〔1〕 废名.《小河》及其他[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1.

诗，“然而骨子里还是旧诗，作出来的是白话长短调，是白话韵文”，“如果新诗仅以这个情势连续下去，不但革不了旧诗的命，新诗自己且要抱头而窜”〔1〕。废名为新诗找到的这个新的思路就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

废名认为，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主要一点是它在写作之先就有一个诗的内容。他说：“我们的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注意的这里乃是一个‘诗’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2〕就是说，新诗所表现的这个内容本身要有诗的价值，它是“用文来写出当下便已完全的一首诗”〔3〕。旧诗正好相反，它在写作之先并没有这样一个诗的内容，它是从现成的形式出发的，它的内容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情生文，文生情”逐步呈现出来的。在废名看来，新诗是先有诗，然后才有写作；旧诗则是先有形式，然后才有诗。也就是说，对于新诗，诗是写作的起点，而对于旧诗，诗却是写作的结果。旧诗人“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但是对他们而言“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4〕。也就是说，不论诗的内容如何，旧诗一定要完成它的形式。其结果就是个人的感性和经验，很容易溶解在一种笼统的氛围中，写出来的东西大家都差不多。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够跳出这个氛围，而且这个“跳出”往往还是妥协的结果。废名举苏轼的词为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约真是诗人的实感了”，然而苏词却不能够将这个完全的诗感坚持到底，它“一定还要写下别的悲欢离合的事情才成其为一首词”〔5〕。废名认为，从这里可以见出旧诗的一个重要性质，即它的诗的特性是靠它的形式来维持的，“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因为旧诗的文字，若

〔1〕 废名.《小河》及其他[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1.

〔2〕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

〔3〕 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

〔4〕 废名.《尝试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

〔5〕 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

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的，是散文的”〔1〕，“一首诗便是一篇散文”〔2〕。正因如此，旧诗是拒绝翻译的。因为旧诗的成功本在它的“诗的文字”，如果改变这个“诗的文字”，它作为诗的依据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是它的散文的狐狸尾巴了。事实证明，在《诗经》、《楚辞》以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成功翻译旧诗的例子。所以，旧诗的形式绝不可能装下新诗的内容。在废名看来，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样具有诗的内容的作品是旧诗里的例外，而旧诗五七言绝句虽然“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引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如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但是这些诗的情感都可以用散文来表现，可以铺开成一篇散文。至于旧诗绝句中那些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其内容又正是诗的内容的，在旧诗的形式系统中反而失却它的真价值。废名举李商隐的绝句“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为例，“这首诗是即景生情，望着远远的太阳想到什么人去了……这是望了今天的太阳而逗起的心事，于是又想到明天早晨‘日出东南隅’，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儿，太阳每天都照着她罢！这首诗简直是由一个夕阳忽而变为一个朝阳，最不可及”，然而“这样的诗的内容旧诗实在装不下，结果这首旧诗好像文胜质，其实它的质很重”。〔3〕由此可见，旧诗的形式和诗的内容是很难互相协调的。如果我们要这个诗的内容，就不能不对旧诗的形式进行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新诗的根本原因。

2

废名对新、旧诗不同性质的揭示，可以说是跳出了旧诗范围，从诗学本体论的高度检视新诗和旧诗而得出的透彻之论。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之先生在论诗的文章里所谈的是做诗的技巧，我所注意的乃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十几年内新诗坛上有了许许多多的诗，因而引起了我的一种观察，什么

〔1〕 废名. 新诗问答[M]. //废名. 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11.

〔2〕 废名. 《尝试集》[M]. //废名. 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5.

〔3〕 废名. 《尝试集》[M]. //废名. 论新诗及其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6.

样才是新诗”〔1〕。遗憾的是,废名的意见虽然经常为人提及,但几乎总是被渲染上一层逸闻的色彩,而和废名本人奇特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作为他好为怪异之论的一个证据。事实上,在新诗批评史上,废名的诗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但是有趣的是,一些域外的观察家却得出了和废名非常相似的结论。这也可证废名却有一种跳出圈外的眼光和魄力。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评和废名如出一辙。吉川氏1966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性质做过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包括诗和散文)缺少“积极虚构”的愿望,它总是从实在的经验特别是日常的经验中寻求素材,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表现手法常常是不寻常的;文学首先在其表现的技术上是上乘之作,以至表现的整饬成了文学之根本性的必要条件;中国的诗与散文都是用具有特殊规格的语言和文体写出来的,诗歌作为美文的重要一环而存在。〔2〕这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的诗和散文都以日常经验为素材,在内容上几乎没有分别;诗歌注重的是在文字之上做工作,并且散文也在诗歌的感染下形成了类似的偏好。这几乎是把废名的话重复了一遍,只是吉川氏把观察的范围扩大到了散文。他指出,这种意识的高涨导致了对作为文学表现之内容方面的创新要求的漠视,“素材不再要求新颖”,内容的程式化和雷同成为普遍的现象,而表现方面的程式“往往同时也剥夺了内容越出程式的自由”〔3〕。事实上,这种对“具有特殊规格的语言和文体”的极端偏好在长达几千年的重复强调中最终把中国文学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修辞系统。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就一直在这个修辞的泥潭里打滚。后来的作家总是从前代作家那里猎取他的词汇、意象、形象和素材。他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掌握这个修辞系统。只有那些才能卓异的作家,才可能稍稍在这个修辞系统中加入某些个人的成分,但这种对程式的逸出往往并不意味着重复的停顿,而是意味着新一轮重复的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评价系统中,“可以乱真”一直是一

〔1〕 废名,《尝试集》[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2〕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M]。//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1~3.

〔3〕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M]。//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3.